

母爱如阳光

柳林

当岁月让许多记忆日渐变得模糊时,有些事反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尽管每天被总也忙不完的事务所缠绕,可是,稍有一点空闲,我都会更多地去怀念我的母亲——路梅。

我的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她的身份,注定她对子女的爱就像那最寻常的黄土,质朴、纯澈、深沉、博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全家十口人,大小十张嘴,与其说靠天吃饭,不如说靠生产队分的口粮度日。那个时候说口粮,其实是口比粮多。母亲是凑合了上顿,又要想着准备下顿,为了节省粮食(其实也就是点玉米之类的粗粮),母亲经常边劳动边挖野菜。不谙世事的我们和如今深谙世事的我们,是不曾体会这种煎熬的,也没有谁会愿意体会这种煎熬,只有母亲,不仅体会了这种煎熬,而且亲口咀嚼了这种煎熬带来的酸甜苦辣。

当时,我爷爷还健在,老人辛苦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只好喝盅酒。作为儿媳,母亲想在老人面前尽点孝心,可又拿不出太多的钱和太多的东西,只好把养的几只鸡下的几个蛋卖了钱省下一些,给爷爷买酒,偶尔还把专门留下的几个鸡蛋煮给爷爷下酒。爷爷过意不去,说:“这么多孩子要吃要喝,不容易呀,你能拉扯大,我要给你记大功哩。我没给你们置下什么,又是快入土的人了,你就别老惦记我啦。”

母亲说:“您老就别多心了,日子苦,这也难为您了,等哪天有了钱,给您买上几斤肉,买上几瓶酒,让您喝个够。”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孝敬老人,天降得福。古人说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将。没有老人就没有我们,做人要讲良心。”如今,母亲已近古稀之年,我们常常回家看她。谈起爷爷,母亲还是感慨万分:“唉,那生活甭提多伤心了,老人活得苦啊!想多喝点酒都没有,要是活到现在就好了。”

母亲是文盲,但她希望我们都有文化。在那个温饱都难以保证的年月,母亲竟然供着我们全部上了学。记得上四年级时,因家里穷,我穿破衣裳上学遭同学们耻笑,回家后便对母亲大发脾气。母亲并不恼,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我们说:

“衣服穿得破,但只要干净整洁并不丢人,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好才是真正的丢人。你们要给穷人孩子争口气,把学习搞好,看谁再敢笑话你。别说没钱,有钱还得供你兄妹上学呢。”这道理,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只是慢慢才明白了母亲的用心。

母亲对子女的爱执着、深沉,她的“教育理论”全都来自丰富的生活经历,因而运用起来也就特别实在。那个时候,上学虽然费用不大,但儿女几个同时上学,光书本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母家为此养了猪、养了羊、养了兔,一到星期天,就带着我们到地里、山上去打草。夏天的阳光火一般烤在当头,那可不是郊游,可以带上干粮、带上饮料,累了还可以在树荫下或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下。打草当然不能那样,当时也没有那个条件,连凉水都找不到地方去喝,常常是一割半天,也一困半天,一晒半天。母亲怕我们晒着,就用割来的草垛堆成草墙,让我们在草墙下歇凉,而她自己却不停地割着、割着,好像那草就是她生命的希望,那草就能铺就通向她希望的道路。为了那个渺茫的希望,母亲好像从来都没有累的时候,一根根草、一把把草、一堆堆草、一背背草,成就了母亲劳作中多少笑容,忘却了母亲劳作中多少愁绪,我说不清。有时割草中途遇着下雨,母亲和我们就在地坎下避一会儿,等雨小了再割。不割,牲畜就得饿着。割够了,冒雨背着沉重的草往家赶。猪养大了、羊养大了、兔养大了,但经营劳作了一年的母亲又何曾享受过她的劳动成果。为了培养我们成长,她用最实在、最宝贵的东西仅仅换来几张轻飘飘的纸币。但生命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平平实地走了过来。过去的全已过去,辉煌不辉煌全无所谓,艰辛不艰辛都无人会在意,汗水与泪水、艰辛与伤痛都随岁月而去,被网住的全都是温馨而美好的记忆。

母亲的执着,孕育了一个农家文化氛围的诞生与聚拢。1978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带回几瓶好酒摆在母亲面前时,母亲泪流如注,默默地,把这些酒摆在爷爷的遗像前,嘴里念叨着:“他爷,苦了您了,今天就喝个够吧。”

母亲的勤俭持家是出了名的,纵然岁月无情,但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都是十分认真的。她把一个小小的庭院经营得如同花园,桃树、杏树、苹果树,白菜、番茄、黄瓜,以及这样那样叫不上名的鲜花,把整个院子烘托得生机勃勃、红红火火。这些菜全家一夏天都吃不完,母亲就经常拿蔬菜和水果去接济孤寡老人。

在母亲看来,子女再大都是孩子,对于子女的事,母亲一生都是那样关怀备至。那次回家,母亲又问起给我们结婚时缝的被子,说盖了好几年了,用不用拆洗一下?我说:“平常都套着被罩,不太脏的,您这么年纪,就别操心了,有空多歇会儿。”可母亲还是说:“那些被子有两张是薄的,有两张是厚的,薄的是给你们夏天准备的,厚的你们冬天用,不知你是否知道。你们那里不睡炕,没火,冬天冷,被子不脏,可年头长了,盖着也不暖和,你身体又不太好,平时上班忙,没时间拆洗,还是妈去给你们拆洗一下吧。”我看母亲坚持,想到多少次想让母亲去住一住,可她就是不肯,怕打扰我们。可她又放不下心我们,我一回去她总是问这问那。我说一切都很好,她又不信,说哪天还是要来看看,但临到走时,又说:“你们刚刚成家,妈去了又得你们破费,还是以后再说吧。”可母亲最终还是不放心的生活,这一次说要来,我想也正是个机会,顺便给我拆洗被子,反正也不用太紧张,就那点活儿,我们洗,母亲给缝一下,多会儿做完多会儿算。妻子也这么想,并且尽量安排好吃的饭菜让母亲多住些日子。

活做完了,我让母亲多住几天,母亲说:“别住了,你们都挺忙,我活儿也做了,看也看了,挺好,回去也放心了,在这儿弄得你们更忙。”并说:“英兰每天按时按点地上下班,回来还要忙忙碌碌地做饭,我又不想用你们的煤气,帮不上什么忙,这几天也把英兰忙坏了。”妻子忙说:“您来了才几天,连着做了那么多活,多休息几天再走,反正回家也没有什么事。”可我知道母亲的性格,答应星期天送母亲回家。在我家住的几天,家里也没有什么别的活要干,所以我们一上班,母亲就闲了下来。我让母亲没事时看看电视,母亲说看不懂,看书则更是难为母亲。故而母亲常常不是坐在沙发上发呆,就是窝在阳台上看天。我几次下班回家,看到母亲总是这两种姿势。

母亲在想些什么?看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为母亲如此寂寞的生活感到心痛,我又为把母亲接到这里无端受这种煎熬而感到不安。我知道,母亲除了干活,大概很少有什么爱好了。她小的时候深闺禁着,大的时候生计困着,一生的自由和渴望没有生长的土地和阳光,

短暂的花季全都谢落在命运的泥潭,而她漫长的人生却在等待和跋涉中煎熬成孤独与沉寂。她能有什么爱好呢?她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别的事情,只有默默地坐在那里,也许是在回望她刚刚走过的那弯弯折折的历程,也许是在回味她人生中酸甜苦辣,又也许,面对城市楼林高筑、人如潮涌,又想到一些舒心悦乐的喜事来——但愿如此。有时我开门进家,母亲都保持着这种从容的姿势,好像没有什么能动摇她七十年风雨铸就的镇定与自若。

准备回家的那天,早晨带着母亲出门的时候,妻子说:“妈,您刚干完活就要匆匆忙忙地走,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我这几天上班忙,也没照顾好您。您啥时候想来,就让他去接您。”说着,妻子的眼泪流了下来。母亲说:“别送了,早晨凉,刚起来别凉着,有儿子送送就行了。啥时候有事,就和我说说,你们年轻人没干过针线活,上班又忙,有空常回去。”母亲说着,眼泪也汪汪的了。阳光初照,朝霞满天,依依惜别的深情在婆媳闪光的泪珠中熠熠生辉。我沐浴在母爱与妻情的幸福之中,有一种理解、博大、宽容在内心升腾起来。

母亲最大的优点就是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来我家后,看到我准备扔掉很好的旧衣服时,她接过来清洗干净后,要带回去穿,并且说这都挺好的,扔了多可惜呀,我下地干活穿什么都一样。有时我拣菜将边叶都扔掉了,娘看到后便心疼地说:“这都好好的,你想菜农种一棵菜多不容易呀。”每每我回老家看她,她总是翻翻我内外穿什么,有时还要硬塞给我点钱,并对我说:“当官了,钱也不能乱花。”母亲经常叮嘱我。这样离离别别多少年,我总感到善良质朴的母亲一直在身边唠叨让我这样那样或做出个样儿给她看。人啊!别管什么贫贱富贵,都别忘了谁将你养大,谁将你生,那种与生俱来的情脉钱买不来。有了自己的家也就体味了妈,有悲、有苦、有甜都可以讲给妈听,因为,她知道什么是骨肉之情,什么是浪迹天涯。

哦,一生坎坷的母亲,一辈子艰辛的母亲,你的历程无法用语言来记述,你的爱同世上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爱一样,甜蜜、温馨。人生苦短,岁月无情,母亲的老好像就是昨天和今天的事,她一生中许多有形与无形的最珍贵的东西都被岁月流逝之河冲刷得无影无踪,沉没的多,捞起的少,寥寥几个文字只能略略慰藉一个游子不安的心。逝去的是金,握在手中的是土。作为儿女,除了几张冷冰冰的钞票之外,我们该如何学着像母亲关怀我们那样,关怀一天天走向衰老的母亲,才不至于将来留下遗憾呢!我想。

